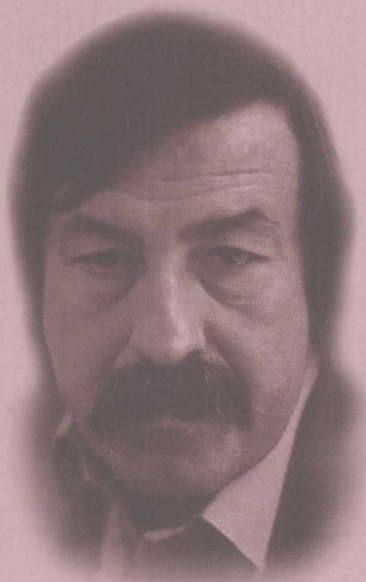




Günter Grass

格拉斯文集

我的世纪

蔡鸿君 译

I516.4/45

2005

格拉斯文集

我的世纪

Grass

蔡鸿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世纪/(德)格拉斯(Grass,G.)著;蔡鸿君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5

(君特·格拉斯文集)

书名原文:Mein Jahrhundert

ISBN 7-5327-3551-6

I. 我... II. ①格...②蔡... III. 历史事件—德国
—1900~1999 IV. K51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8644 号

Günter Grass

MEIN JAHRHUNDERT

© Copyright Steidl Verlag, Göttingen 1999

for the Chinese edition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2000

Obtained by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图字: 09-1999-256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格拉斯文集

我的世纪

蔡鸿君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3.375 插页 5 字数 303,000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500 册

ISBN 7-5327-3551-6/I · 2037

精装本定价: 35.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中文版前言

“一百年，一百个故事。”一个简单的想法，我最初是这么想的，然后就开始工作。我不得不再一次地埋头在历史的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会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按照巴罗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一些短小的故事，在这里不让那些有人说是他们推动了历史的有权有势的人发言，而是让那些不可避免地、与历史相遇的人出来说话：这是一个把他们变成牺牲品和作案人，变成随大流的人，变成猎人和被猎对象的历史过程。我的目的是要让这段由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决定的并且在德国继续产生影响的历史发出响声。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直接地或者与事件保持一段距离地倾吐心声。

《我的世纪》在德国的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自然也会问自己，中国的读者可能会对此有多大的兴趣。在同葡萄牙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若泽·萨拉马戈的一次谈话时，我建议他也考虑考虑这个——如上所述——简单的想法，“一百年，一百个故事”，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从葡萄牙的，墨西哥的，俄罗斯的，南非的观点，同样也用文字来记录这个临近结束的世纪。

为什么不应该有一位中国的作家也来考虑考虑这个“一

百年，一百个故事”的想法，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把一百年的希望和悲伤，战争与和平，行诸笔墨呢？这个想法并不属于我，可以说，它就躺在大街上。至少是我，作为一个德语读者，将会怀着紧张的心情和好奇的兴趣阅读这样一本书。

君特·格拉斯

二〇〇〇年四月十七日于吕贝克

目 次

中文版前言	1
-------------	---

一九〇〇年	我,替换了我的	1
一九〇一年	谁要是寻找,就准会找到	4
一九〇二年	这件事在吕贝克	6
一九〇三年	圣灵降临节那天	9
一九〇四年	在俺们赫尔内那杳晃	12
一九〇五年	家父当年	15
一九〇六年	人们都叫我西留斯艇长	18
一九〇七年	十一月底的火灾	21
一九〇八年	这是我们家的习惯	24
一九〇九年	每天去乌尔班医院上班的这段路	27
一九一〇年	这刻儿我想说说	31
一九一一年	我亲爱的奥伊伦堡	33
一九一二年	即使是在波茨坦水利局	36
一九一三年	这一大片在平坦的农田上	39
一九一四年	终于	42
一九一五年	我们下一次的谈话	45
一九一六年	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散步之后	48

一九一七年	早饭后	51
一九一八年	在短暂的逛街购物之后	54
一九一九年	净是一些发战争财的家伙	57
一九二〇年	祝各位健康,先生们	59
一九二一年	亲爱的彼得·庞特尔	62
一九二二年	人们还想听我说什么	65
一九二三年	这些钞票今天看上去	69
一九二四年	定在哥伦布日	72
一九二五年	有些人把我只看成是	76
一九二六年	这些划线的清单	79
一九二七年	直到金色十月的中旬	82
一九二八年	您可以慢慢地看这一切	85
一九二九年	突然一下子	88
一九三〇年	在萨维格尼广场附近	91
一九三一年	向哈尔茨堡进军,向不伦瑞克进军	95
一九三二年	一定要出点儿什么事	98
一九三三年	任命的消息	101
一九三四年	我们私下说	105
一九三五年	通过我们“日耳曼人”大学生联谊会	108
一九三六年	从来就不缺少使人产生希望的人	111
一九三七年	我们课间休息在校园里玩的游戏	115
一九三八年	同我们历史老师的麻烦	118
一九三九年	岛上住三天	121
一九四〇年	我没有看见多少济耳特岛上的东西	124
一九四一年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	127
一九四二年	第二天上午	130
一九四三年	虽然我们的主人像圣父一样	133
一九四四年	不知什么时候总会发生争吵	136

一九四五年	听我们的主人讲·····	139
一九四六年	碎砖屑,告诉您吧·····	142
一九四七年	在那个前所未有的冬天·····	145
一九四八年	我和我妻子实际上是·····	148
一九四九年	……你想象一下·····	151
一九五〇年	科隆人都把我叫作·····	155
一九五一年	大众汽车公司尊敬的先生·····	158
一九五二年	要是有人问我们,我总是说·····	161
一九五三年	雨渐渐小了·····	164
一九五四年	虽然我当时不在伯尔尼·····	166
一九五五年	早在前一年·····	170
一九五六年	在那个悲伤的一年的三月·····	173
一九五七年	亲爱的朋友·····	177
一九五八年	这些是肯定的·····	180
一九五九年	就像我们俩,安娜和我·····	183
一九六〇年	多么不幸啊·····	185
一九六一年	即使今天·····	188
一九六二年	就像现在的教皇·····	192
一九六三年	一个可以居住的梦·····	195
一九六四年	确实,所有那些可怕的事情·····	198
一九六五年	朝后视镜望上一眼·····	202
一九六六年	存在(Sein)或者存在(Seyn)·····	206
一九六七年	我的这堂星期三的讨论课·····	210
一九六八年	讨论课似乎得到了满足·····	215
一九六九年	肯定是一个有魅力的时代·····	219
一九七〇年	我们报社绝对不会要·····	222
一九七一年	真是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	225
一九七二年	我现在是他·····	229

一九七三年	绝对不是有益于健康的震惊·····	233
一九七四年	这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237
一九七五年	也是普普通通的一年吗·····	240
一九七六年	我们相信·····	244
一九七七年	这产生了一些后果·····	247
一九七八年	当然,阁下·····	249
一九七九年	别再没完没了地问·····	253
一九八〇年	从波恩过来也就是一小段路·····	256
一九八一年	你会相信我吗,罗茜·····	259
一九八二年	除了那些误会之外·····	262
一九八三年	这样一个家伙我们再也得不到了·····	265
一九八四年	我知道,我知道·····	268
一九八五年	我亲爱的孩子·····	271
一九八六年	我们上普法尔茨人很少发牢骚·····	275
一九八七年	我们在加尔各答寻找什么·····	278
一九八八年	……在那堵墙作废的前一年·····	281
一九八九年	我们从柏林返回途中·····	284
一九九〇年	我们在莱比锡碰面·····	287
一九九一年	没有看见死人·····	291
一九九二年	有一些惊奇·····	294
一九九三年	作为小警察·····	298
一九九四年	我很强硬,别人都这么说·····	301
一九九五年	……现在·····	305
一九九六年	其实冯德布吕格教授本来是想给我 写一点儿·····	309
一九九七年	尊敬的先生·····	313
一九九八年	我们已经决定选择寄信投票选举·····	317
一九九九年	他没有强迫我·····	321

《我的世纪》中文版注释	326
译后记	401

一九〇〇年

我,替换了我的,每一年都要出现。并不总是出现在最前排,因为经常都是战争,像我们这样的人喜欢撤到后方。但是当年去打中国人的时候,我们这个营在不莱梅港列队受阅,我则站在中间方阵的最前面。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志愿的,施特劳宾只有我一个人报了名,尽管不久前我刚和莱茜,我的特蕾泽订了婚。

我们列队待命上船,背朝着北德船运公司的远洋大楼,面对着太阳。在我们前面的一座高台上,皇帝慷慨激昂地讲话,声音越过我们的头顶。新式的宽檐水手帽有助于遮阳防晒,又被叫作西南帽。我们一个个看上去可漂亮啦。皇帝戴的是一顶特制的蓝色头盔,上面有一只闪烁发亮的雄鹰。他讲到重大的任务和凶残的敌人。他的演说吸引了所有的人。他说:“你们到了那里,要记住:不要宽恕,不要抓俘虏……”接着他又讲到埃策尔国王和他的匈奴大军。他赞扬匈奴人,尽管据说他们当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因此,社民党人后来印刷了那些狂妄放肆的匈奴人信函,对皇帝关于匈奴人的演讲竭尽诽谤中伤之能事。最后,他向我们发出进军中国的命令:“为文化彻底地打开一条道路!”我们三呼万岁。

对我这个来自下巴伐利亚的人来说,漫长的海上旅行真是糟透了。当我们终于到达天津的时候,所有其他国家的军队早就到了:不列颠人、美国人、俄罗斯人,甚至还有真正的日本和其他几个小国的小部队。这里讲的不列颠人其实是印度人。最初,我们的人数很少,但是幸亏我们有克虏伯生产的五厘米新式速射火炮。美国人则使用他们的马克西姆机关枪,这是一种真正的魔鬼武器。这样很快就攻克了北京。当我们这个连开进城里的時候,似乎一切都已经结束,真是太遗憾了。然而还有几个拳师不肯罢休。这是他们的叫法,因为这是一个秘密组织,又名“大刀会”,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用拳头格斗的人”。英国人最早开始谈论拳师起义,后来所有的人都谈论拳师起义。拳师们仇恨外国人,因为他们把各种各样的玩艺儿卖给中国人,不列颠人尤其喜欢卖给他们鸦片。接着发生的事情,就像皇帝下达的命令那样:不抓俘虏。

按照规定把拳师们驱赶到前门广场,就在那堵将紫禁城与北京的普通城区隔开的高墙脚下。他们的辫子被捆在一起,看上去很滑稽。然后是集体枪决或者单个砍头。关于这些恐怖可怕的事情,我在信里没有向我的未婚妻提过一个字,我写的只是百年皮蛋和中国式的馒头。不列颠人和我们德国人最喜欢用枪来快速解决,日本人则更愿意采用他们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斩首。拳师们宁愿被枪毙,因为他们害怕死后不得不用胳膊夹着脑袋在地狱里到处乱跑。除此之外,他们毫不畏惧。我看见过一个人,他在被枪毙之前还贪婪地吃着一块用糖浆浸泡过的米糕。

前门广场狂风呼啸,这股来自沙漠的风经常卷起一团团黄色的尘雾。一切都变成了黄色的,我们也是如此。这些我都写信告诉了我的未婚妻,并且还在信里给她装了一点沙土。

义和团的人都是和我们一样年轻的小伙子,日本的刽子手们为了一刀砍得漂亮,先把他们脖梗上的辫子割掉,因此,广场上经常会有一小堆一小堆被割下来的满是尘土的中国人的辫子。我拿了一根辫子,寄回家作为纪念品。回到家乡以后,我在狂欢节时把它绑在头上为大伙开心取乐,直到有一天我的未婚妻把这件带回来的小礼物烧掉。“这种东西会给家里带来鬼魂。”莱茜在我们举行婚礼的前两天这么说。

不过,这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一九〇一年

谁要是寻找,就准会找到。我总是在旧货破烂里面东翻西找。在沙米索广场有一个商人,挂着一块黑白相间的招牌,他声称卖的是古董,在他的破烂废物里的确也深深地隐藏着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也许是几件稀奇古怪的东西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在五十年代末,我在这里发现了三张用一根细绳子捆在一起的明信片,上面的主题分别是清真寺、墓碑教堂、哭墙,已经失去了光泽。邮戳是一九四五年一月在耶路撒冷盖上的,要寄给住在柏林的一位贝恩博士,然而,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邮局未能成功地在柏林的废墟中找到这个收信人——这一点由上面的一枚印章予以证明。幸运的是,设在克劳伊茨贝格区的小库尔特·米伦豪普特的收藏中心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庇护所。

文字贯穿三张明信片,中间用线条勾画了许多小人和彗星,字迹很难辨认,全文如下:“时代是多么令人震惊啊!今天,在三月的第一天,当这个正在蓬勃发展的世纪迈着僵硬的腿跨出引人瞩目的第一步的时候,你,我的野蛮人,我的老虎,正在远方的热带丛林里贪婪地盯着肉食,我的父亲许勒用他那只厄伦史皮格尔的手拉着我,为了带

着我和我那颗脆弱的心登上巴尔门至艾尔伯费德的悬空缆车，开始它的首次运行。越过黑黢黢的乌珀河！它是一条钢铁铸成的巨龙，千万只龙爪在河上盘绕翻腾，信奉《圣经》的虔诚的印染工为了可怜的工资，用他们染色的污水染黑了这条河。悬空缆车不时地伴随着隆隆巨声从空中飞过，巨龙的一只只沉重的环形脚爪发出阵阵呼号。啊，我的吉塞海尔，在他的甜蜜的嘴上，我曾经体验过多少永恒的幸福，你能否和我，你的苏拉米特，——也许我该是王子尤素福？——一起飘过冥河斯蒂克斯，他是另外一条乌珀河，直到我们在摔落的时候变得年轻，融为一体，烧成灰烬。不，我已经在圣地得到解救，并且把我的一生完全许诺给了救世主，而你则永远地失去了，背叛了我，冷面无情的叛徒，野蛮人，这就是你。悲哀的哭号！你是否看见了游在黑黢黢的乌珀河上的那只黑天鹅？你是否听见了我在蓝色的钢琴上弹奏的那首如泣如诉的曲子？我们现在必须下车，父亲许勒对他的埃尔泽说。在人间，在他的眼里通常是一个听话的孩子……”

现在虽然众所周知，在乌珀塔尔悬空缆车第一期长约四点五公里的路段隆重交付公共交通使用的那一天，埃尔泽·许勒已经不是一个孩子，而是年满三十，同贝尔特霍德·拉斯科结了婚，并且是有一个两岁儿子的母亲，但是，年龄在任何时候总是服从于她的愿望，因此来自耶路撒冷的那三个生命的征象——寄给贝恩博士，贴足邮票，在她去世前不久发出——肯定对一切都要更加清楚。

我没有怎么讨价还价，就为这几张又用细绳子捆起来的明信片支付了一笔昂贵的价格，小库尔特·米伦豪普特朝我眨了眨眼睛，他的旧货总是格外特别。

一九〇二年

这件事在吕贝克也会成为一个小小的事件：我这个中学生为了去磨坊门或者沿着特拉维河岸边散步，特意买了我一生中的第一顶草帽。不是那种柔软的毡帽，也不是圆顶硬礼帽，而是一种平顶的黄得像蒲公英一样闪亮的草帽，它刚刚流行起来，文雅的名称是直接用法语“Canotier”，通俗的叫法就是德语的“圆锯帽”。女士们戴的是有装饰花边的草帽，仍然还要束腰，长时间地把自己箍在用鲸骨褶支撑的紧身胸衣里；只有少数女士大胆地穿着透气的新式宽松连衣裙出现在卡塔林纳文理中学前面，惹得我们这些高年级学生放肆地嘲笑她们。

当时有许多新的东西。例如：帝国邮局发行了全德统一的邮票，上面印着身穿金属护胸的日耳曼女神的侧面像。因为到处都在宣扬各种各样的进步，许多戴草帽的人也显得对未来充满好奇。我的草帽也经历了一些事。当我惊奇地观看第一艘齐柏林飞艇时，把它推到了脑后。在尼德雷格尔咖啡馆，我把它和刚刚印刷出来的强烈地刺激了市民思想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这本书放在了一起。然后，我作为大学生戴着它穿过刚刚开放的哈根贝克动物园，观看那些露天饲养场

里的猴子和骆驼,那些骆驼和猴子也傲慢地贪婪地看着戴着草帽的我。

在击剑场上拿错帽子,在阿尔斯特咖啡亭压根儿就忘了它。有几顶草帽多次领教考试时大汗淋漓的痛苦。一次又一次,最后终于到了该买一顶新草帽的时候,只有在女士们面前我才热情洋溢地或者只是漫不经心地脱下草帽。很快我就把它斜戴在脑袋的一侧,就像裴斯·凯登在无声电影里那样,只不过没有任何东西使我情绪悲伤,任何一点理由让我开怀欢笑,以至于我在哥廷根的时候就很像哈罗德·劳埃德,在以后的几年里,他在电影里戴着草帽活蹦乱跳地挂在钟楼的时钟指针上,样子滑稽可笑,在通过第二次国家考试之后,我戴着眼镜离开了那里的大学。

回到汉堡以后,我是许多戴草帽的你推我挤地观看易北河隧道通车典礼的男人中的一个。我们戴着“圆锯帽”从商业区涌到仓库区,从法院涌到律师事务所,当世界上最大的轮船,北大西洋快速汽船“皇帝号”驶离港口,开始处女航的时候,我们挥帽示意。

经常都有挥帽示意的机会。当我手挽一位后来嫁给了一位兽医的牧师的女儿,在易北河岸边的布朗克内泽散步的时候,我不记得那是在春天还是在秋天,突然刮来一阵风,卷走了我的这件轻盈的头饰。它翻了几个滚儿,像帆船似地滑行。我徒劳无益地跟在后面追赶。我看着它顺流而下,无论伊丽莎白怎么安慰,我仍然感到非常难过,在很短一段时间里,她是我的爱情的归宿。

先是初级候补公务员,然后又是中级候补公务员,我有条件给自己买了几顶质量更好的草帽,在这些草帽的皮革防汗衬圈上面压印着制帽公司的名称。这些草帽一直很流行,直到成千上万头戴草帽的男人在大大小小的城市——我当时在